

朋友A结婚多年,她丈夫拒绝一切生食。A每次约小妹妹吃日料放题都要感慨,我只有和你们在一起才能放开吃生鱼片。我心里佩服她的这份隐忍,换作是我,应该不会和一个不吃生鱼片的人走进婚姻。

朋友B曾交往过一个男友。那男孩家风俭朴,从小节约惯了,在外吃饭主张只点小菜不点饮料,B自顾自点了一杯饮料喝,男友口渴难耐顺手拿过来喝了一口。B很看不惯这种做派,质疑他要喝就自己点啊,干吗来喝我的啦?后来两人因为细碎如吃不到一起的小事分手了。

朋友C只吃过一次婆婆煮的饭——一碗早餐的速冻小馄饨,婆婆煮完慢悠悠地说,做饭这件事无聊了,我不会为这种事浪费时间。

所以说,到了饭桌上才能看出一个人的真性情吧,是不是有某些执拗的抵触?为人大方还是小气?肯不肯认真烧一顿饭?

最近竹内凉真和夏帆主演了一部日剧,讲大男子主义的男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女友亲手做的每一餐——去公园野餐要吃手握寿司,女友就得早起做准备;工作日的午餐自然也是女友下厨做的便当;晚餐更是讲究,筑前烧一类考验刀工的菜式也不在话下,但男主还是会挑剔,嫌弃女友在菜色的颜色搭配上不够丰富。直到有一天,他开口求婚,女友却拒绝了。这部剧的名字叫《那你来做做看啊》,很期待剧情的发展,看男主亲自下厨能烧出什么好菜。

前阵子读洪爱珠的《老派少女购物路线》,她写自己三十岁之后相亲的经历,实在生动。其中一位,进了鹅肉店却不点鹅肉,偏要一份生鱼片——用上海话说,这叫“洋盘”。另一位请她吃廉价的、裹满奶油的意大利面,她耐着性子吃完,心里暗叹一句“坑子”。直到遇见后

来成了她先生的那一位,他们一起去吃切仔面——那是她从小跟着外公吃惯的家常味道。能和一个原本陌生的人,分享生命里如此亲切的吃食,这本身就是一种认可了吧。洪爱珠写:“能随便吃一碗面的对象,百千之中,实没有几回。”她也感慨:“总之见识过不少感情成灾的事,是从生活里的碎石细沙开始崩塌的。事先有兆,不必自欺欺人。”

能随便吃一碗面的对象,不管是朋友还是爱人,的确真没有几个。我常吃

的工作午餐,是港式茶餐厅的车仔面,汤底选猪骨汤,面条选米线,浇头选西蓝花、藤椒豆腐干、咖喱鱼丸和猪大

肠。偶尔和同事一起午餐,对方看我吃面,自己点了一碗烧鸭饭,盛情邀我吃她碗里的烧鸭,我知道我们吃不到一起。

去年,堂弟从加拿大回国,快5年没见面了,他说吃什么?想来想去约在了一家苏式面馆,那里除了红汤面以外,还推出了小龙虾浇头的干拌面,吃完喝一碗凉甜甜的鸡头米,实在惬意。后来他回国了,我经过那家面馆偶尔看了一眼那天我俩吃饭坐过的位置,想起他吃完面还帮我挪电瓶车开出来的样子。

丈夫最喜欢吃的是重庆小面,我陪他吃过几回,辣得眼泪鼻涕一大把,具体吃了什么浇头,全然不记得了,我反正主打的是陪伴。女儿最爱吃的则是MUJI的一种鸡汤即食面,暑假里,我中午回家用空气炸锅烧个热菜,她打开煤气灶煮两碗面,熟门熟路像中华小当家一样,每次她煮面的时候我还要耳提面命:如果把煮面这件事写成作文也是很好的素材哦。暑假过去,我一个人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想念女儿在灶头前忙碌的身影。要等到今年寒假,才能和她一起吃饭了呢。而我自己等不及先将煮面这件事写成了文字。

愿我们能珍惜认真给自己下一碗面的人,也拥有和自己随便吃一碗面的人。



上海这段时间的天气格外晴朗,蓝天白云,特别是在中午时段。这天,我去外滩拍摄东方明珠,从延安东路口开始朝外白渡桥方向走,边走边拍。但拍得不满意,主要是表现前景的黄浦江太空旷,就是有游船等船只经过时,用船来作为前景,也不好处理画面的均衡。

走到黄浦公园人民英雄纪念塔前,只见纪念塔融汇了中国建筑高低起伏的节奏感,三根拔地而起的擎天巨柱垂直向上,从中间看过去,东方明珠和白色海鸥形的游艇码头都压缩在一个狭小但别致的空间里,蓝天白云的鲜艳异常夺目。我顿时找到了灵感:用人民英雄纪念塔的框架作前景,东方明珠和游艇码头作后景。我用尼康D800E照相机,尼克

七夕会

## 偶得

侯伟荣

摄影

## 老罗

范晓康

刚来墨尔本的第一个星期,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开学准备上。一天之内,预约了墨尔本大学北区的五处看房,结果一家比一家离谱,多是因为和网上照片相差甚远,我就像捡麦穗一样,看着看着,后想起来心想要不然还是第一家吧。

Robert的房子是最后一家,从照片上看,已经是最差的了,我自然不抱希望,但毕竟订好了时间,还是要去露面意思一下。绕过爬满三角梅的篱笆,一抹蓝色先入了眼——是顶用防水布支起的凉棚,棚下站着个干瘦的老头,正举着电话朝我招手。当确认眼前这位与想象中西装革履形象相去甚远的人,就是我要找的房屋经理Robert时,心里默默把“罗先生”的称谓换成了“老罗”。

老罗带我看完房,我就付了定金。让我决定租五处之中最差一处的原因之一,就是其他几处实景

“狗戴帽子——装人。”

第一次听到此言,我还是学龄前的儿童,只觉这话诙谐逗趣,却疑惑不解。狗为什么要戴帽子?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根本看不到戴帽子的狗。上学后,我才晓得这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形式——歇后语。

人民群众真伟大,歇后语竟预见未来。漫步街头巷尾,狗戴帽子已然不是稀罕事了。不仅戴帽子,狗狗的装扮也可谓五花八门:身着单衣、轻盈俏皮的仿佛在展示时尚品位;有裹着棉服、憨态可掬的,抵御着冬日的寒意;穿裙子的优雅踱步,宛如小公主;套着短裤的活力满满,尽显俏皮。

走进商超,狗粮专柜琳琅满目;街头

都比照片差很多,而这套房子居然要比照片上好看——他随手一拍,没有刻意找角度,也没有修图,所以只看照片,就已经把期待值放到了最低,没想到亲眼所见后,倒是觉得还挺不错。这种反向“卖家秀”和“买家秀”让我有了极大好感。

另一个原因是老罗这个小老头人挺好的。说是经理,老罗更像个大管家。作为墨尔本本地人,他没有家,替房主管着五栋散在附近三个街区的房子,办公的地儿常年固定在那顶蓝棚下。房屋经理的日常,无非是除草、清洁、做维护,再带租客看房,蓝棚下褪色的宜家沙发、捡来的二手玻璃桌和闪着微光的迷你电视机,成了他生活里的另一半,或者说那就是他的家。

我租的房子就在老罗对面,出门时只要他在棚下,我总习惯先去他的院子转一圈。有意思的是每

天的狗浴中心,招牌醒目,有专业的护理人员提供美容服务;宠物医院更是随处可见。前几日,看到一座粉刷一新的三层楼房,牌匾上写着“内科、外科、眼科、皮肤科、骨科,24小时急诊”。还以为是新开业的诊所,往下看竟是一家宠物医院。宠物经济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许多主人心中,猫猫狗狗早已成了家庭的一员,是不可缺少的陪伴,“儿子”“女儿”这样亲昵的称呼脱口而出。把自己的宝贝打扮得漂漂亮亮,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其实,这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是现代人的情感需求复杂化、细腻化的表现。未来,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画面会愈发温馨,愈发常见。

宋利

的狗浴中心,招牌醒目,有专业的护理人员提供美容服务;宠物医院更是随处可见。前几日,看到一座粉刷一新的三层楼房,牌匾上写着“内科、外科、眼科、皮肤科、骨科,24小时急诊”。还以为是新开业的诊所,往下看竟是一家宠物医院。宠物经济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许多主人心中,猫猫狗狗早已成了家庭的一员,是不可缺少的陪伴,“儿子”“女儿”这样亲昵的称呼脱口而出。把自己的宝贝打扮得漂漂亮亮,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其实,这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是现代人的情感需求复杂化、细腻化的表现。未来,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画面会愈发温馨,愈发常见。

宋利

的狗浴中心,招牌醒目,有专业的护理人员提供美容服务;宠物医院更是随处可见。前几日,看到一座粉刷一新的三层楼房,牌匾上写着“内科、外科、眼科、皮肤科、骨科,24小时急诊”。还以为是新开业的诊所,往下看竟是一家宠物医院。宠物经济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许多主人心中,猫猫狗狗早已成了家庭的一员,是不可缺少的陪伴,“儿子”“女儿”这样亲昵的称呼脱口而出。把自己的宝贝打扮得漂漂亮亮,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其实,这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是现代人的情感需求复杂化、细腻化的表现。未来,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画面会愈发温馨,愈发常见。

宋利

的狗浴中心,招牌醒目,有专业的护理人员提供美容服务;宠物医院更是随处可见。前几日,看到一座粉刷一新的三层楼房,牌匾上写着“内科、外科、眼科、皮肤科、骨科,24小时急诊”。还以为是新开业的诊所,往下看竟是一家宠物医院。宠物经济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重阳这天,我回到了老家。

车停在村口,独自往里走。到了村西头那座桥,一抬头,西天正铺开漫天晚霞。不是单纯的朱红,也不是纯粹的金黄,倒像是哪位画师调和的五色彩锦,说不出的温润与好看。霞光铺洒下来,村里的屋瓦、眼前的老巷、槐树榆树的梢头,都镀了层暖融融的颜色,连脚下灰蒙蒙的水泥路面,也仿佛带上了旧梦的温度。

我一向偏爱这样的夕照,它虽没有朝阳那股喷薄的劲儿,却格外宽厚从容。一日将尽,万物都将安歇,刚才心里那点属于重阳的萧索,也跟着淡了。

桥头不远处有座凉亭,名“思乡亭”。只见两位白发老人并肩坐在石凳上。老太太轻轻哼着歌,听得出,是扬州小调《拔根芦花儿》。嗓音有些沙哑,吐词也有些模糊不清,调子却还是那个婉转的调子。老爷子仰头望天,慢慢抽着烟,烟圈在夕阳下一圈圈散开。霞光下,灰白的头发化作了温柔的银红色。他们就那样静静地坐着,和这巷子、这晚霞,融为一体了。

我放轻脚步,生怕惊扰了这份宁静。走过他们跟前时,老爷子忽然站起身:“大少爷回来了。”我一

近二十年前高陵发现之初,各方疑窦丛生。当时我见出土石碑,便信其真。一,此种石碑本质上属遣册,一般为木牍,石遣册极罕见。常见则易伪,罕见则越真。二,石遣册八分书绝佳,其质朴茂,古拙威严,今人难拟之。

石遣册中,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铭文。曹操应不至于亲身搏虎,这格虎,本质上是壮士心性的写照。王纲解纽的大乱世,要扫平群雄,难道不需要格虎精神?

其实,格虎不仅是时代的需要,更是一种传统,一种精神谱系。画像石中徒手搏虎、器械格虎主题比比皆是,茂陵霍去病陵前更有人熊相搏石刻,铭刻着压倒一切的雄强的上古精神,宇宙间浑莽天成。

在高陵,忽闻相和歌的曲声。原来现场有舞者,准备表演踏鼓舞。舞者嬉

天下午三四点,几只斑鸠鸟准会飞来,老罗见了,就像介绍家里人似的跟我念叨:“Carlos今儿换了新发型。”“Bree瞧着半天没吃东西了,得给它留点面包屑。”我搞不清楚怎么分出黑色的Nick和黑褐色

的Jasmine,就像初听澳式英语时,总摸不透那句“G'day”怎么能说得像唱歌。

有次我跟老罗说要准备课题汇报,刚报出标题就被他打断:“你听,注意看我的舌头位置。”他张开嘴,一遍遍示范“data”的发音,还特意解释:“你是卷着舌头说‘day-da’,我

们得张大嘴巴喊‘dah-ta’,这才对味儿。”那时我才注意到,澳大利亚人说话时尾音会轻快扬起,带着股子自在的劲儿,而我们中国人的英语咬字,总像用尺规作图般规整,少了那份松弛。那天,他还把我汇报引言里的重要单词,挨个教我地道的发音。

等我告辞时,他又叫住我,转身从旁边的竹篮里拿出半颗皱巴巴的柠檬,用一把没洗过的水果刀切开,将汁挤进一个还留着淡淡咖啡渍的马克杯里,倒上自来水,再去丢进几粒冰块,递到我手里:“这叫Lemon Squash——”尾音拖得绵长,是标准又好听的澳式腔调。我盯着杯底不知名的小沉淀,还是笑着接过来喝了。

初到澳大利亚时,我最苦恼的就是发音。以前只知道英式、美式发音,从没料到还有澳式英语,而且有这么多差别。为了学好“澳英”,除了去街上听人聊天,我最爱找老罗练口语、磨听力。没课的时候,在他的蓝棚下坐大半天,他也从不嫌烦,一点点拆解开教我。我问过他不会觉得无聊,他反倒笑:“我本来就闲得慌,你随时

## 不用登临叹落晖

徐少平

征。这样叫我的,都是我父亲那一辈的老人。再仔细想想,才认出是村里的徐大伯老两口,赶忙上前握住他们的手,连声叫着“伯父伯母”。记得他们原来住在田边,紧挨着我家的自留地,我小时候常去串门。快十年不见,头发都已花白了。

大伯拍拍我的手说:“你大妈耳背,牙也掉光了;我眼睛也不中用了。如今不住田埂边了,孩子看我们孤单,在庄上盖了新房子,这儿热闹。我们常在这儿坐坐。”他微笑着指向天空,“你看,这天色,真好看哪。”

我原以为会听到关于年近体弱的叹息,可一番交谈,他们话里没有一丝“近黄昏”的怅惘,只有对这晚霞纯粹的欣赏,对生活的满足。我心里像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古人登高望远,见的是“无边落木萧萧下”,叹的是“万里悲秋常作客”,而眼前这两位老人,无需登高,只在这寻常巷陌里,便看见了生命中最美的晚景。“真好看”三个字,那样朴素,却比任何诗句都更让人安心。

告别大伯大妈,沿小巷往东走。不到二百米的巷子,我边走边与巷子里或坐或站或散步的快乐老人交谈,不知不觉,走了十几分钟。西天的霞光正渐渐收敛,化作蒙蒙的茄紫色。几缕炊烟从农家院里袅袅升起,风里飘来饭菜的香气。我转身往回走,心里平静而踏实。

这个重阳,虽然没有登高,我却觉得,仿佛到了一个比任何山顶都开阔的地方。哼着小调、静坐看天的大伯大妈,路边的老人们,他们让我懂得,老去不是走向苍凉,而是走进一片宁静的港湾,只要心里装着对生活的热爱,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都值得由衷地道一句:“真好看哪。”

回到新建的书房,书架上方挂着上海文友题写的“谷雨书屋”横幅。打开台灯,光晕温柔地笼罩着办公桌上那盆茉莉。花开得正好,是浅浅的白,花瓣柔柔地垂着,发出淡淡的香,在灯下宛如一团朦胧的、带着香的梦。

中国人以“九”为至阳之数,“九月初九”两九相重,故名“重阳”。坐在灯下,翻开唐诗,读到杜牧《九日齐山登高》:“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叹落晖。”窗外的夜色渐渐浓了,思绪亦已晕染,但我知道,明朝的晨光,必然会是崭新的。

笑,舞艺亦似不精。她们若知晓舞伎与曹操的故事,可能会是另一种状态。

我想起曹操遗令。篇幅短小,两百余字,却对舞伎有专门的安排。他说:婢妾舞伎追随我,常勤苦。我死后,要善待她们。在铜雀台上设一床台,其上设帷帐,让她们每月初一、十五于台前起舞,就仿佛我在台上。

星汉灿烂,一世功业;烈士暮年,归于尘土。还能有什么天大地大的事?无非安顿好身边人,斗屑小事,叮嘱几句而已。

若是股人与秦人的先君,必令她们殉葬,服下水银,葬在主墓周边,生前身后服侍主君。而曹操说:让她们活,善待她们。高陵在西,铜雀台在东,你们时时登台,西望吾陵,如此足矣。

来练,正好给我解闷。”于是蓝棚下的许多时刻,都成了口语课。迷你电视里的板球解说切到土著语访谈,他就摸出支铅笔,在旧物说明书的背面给我画舌位图,标清每个音的位置;超市发的打折传单,也能被他改成练习爆破音的绕口令,一句句带着我读。如今我能说一口还算纯正的澳式英语,想来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老罗。

后来我搬了好几次家,住的地方离最初租房的街区越来越远,和老罗的联系也渐渐少了。墨尔本的夏天总带着灼人的热。有个午后我正躺在空调房里,手机突然弹出一条信息,是老罗发来的:“Ken(我的英文名),你还好吗?”窗外的热风还在吹,可看着这条信息,心里却突然漫开一阵凉意,像当初那杯Lemon Squash冰块撞着马克杯的清爽。

我想,是该抽个时间,再去看看老罗和他的蓝棚子了。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告别大伯大妈,沿小巷往东走。不到二百米的巷子,我边走边与巷子里或坐或站或散步的快乐老人交谈,不知不觉,走了十几分钟。西天的霞光正渐渐收敛,化作蒙蒙的茄紫色。几缕炊烟从农家院里袅袅升起,风里飘来饭菜的香气。我转身往回走,心里平静而踏实。

这个重阳,虽然没有登高,我却觉得,仿佛到了一个比任何山顶都开阔的地方。哼着小调、静坐看天的大伯大妈,路边的老人们,他们让我懂得,老去不是走向苍凉,而是走进一片宁静的港湾,只要心里装着对生活的热爱,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都值得由衷地道一句:“真好看哪。”

回到新建的书房,书架上方挂着上海文友题写的“谷雨书屋”横幅。打开台灯,光晕温柔地笼罩着办公桌上那盆茉莉。花开得正好,是浅浅的白,花瓣柔柔地垂着,发出淡淡的香,在灯下宛如一团朦胧的、带着香的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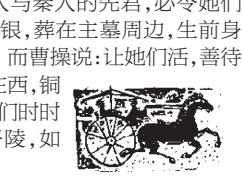
中国人以“九”为至阳之数,“九月初九”两九相重,故名“重阳”。坐在灯下,翻开唐诗,读到杜牧《九日齐山登高》:“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叹落晖。”窗外的夜色渐渐浓了,思绪亦已晕染,但我知道,明朝的晨光,必然会是崭新的。

笑,舞艺亦似不精。她们若知晓舞伎与曹操的故事,可能会是另一种状态。

我想起曹操遗令。篇幅短小,两百余字,却对舞伎有专门的安排。他说:婢妾舞伎追随我,常勤苦。我死后,要善待她们。在铜雀台上设一床台,其上设帷帐,让她们每月初一、十五于台前起舞,就仿佛我在台上。

星汉灿烂,一世功业;烈士暮年,归于尘土。还能有什么天大地大的事?无非安顿好身边人,斗屑小事,叮嘱几句而已。

若是股人与秦人的先君,必令她们殉葬,服下水银,葬在主墓周边,生前身后服侍主君。而曹操说:让她们活,善待她们。高陵在西,铜雀台在东,你们时时登台,西望吾陵,如此足矣。



来练,正好给我解闷。”于是蓝棚下的许多时刻,都成了口语课。迷你电视里的板球解说切到土著语访谈,他就摸出支铅笔,在旧物说明书的背面给我画舌位图,标清每个音的位置;超市发的打折传单,也能被他改成练习爆破音的绕口令,一句句带着我读。如今我能说一口还算纯正的澳式英语,想来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老罗。

后来我搬了好几次家,住的地方离最初租房的街区越来越远,和老罗的联系也渐渐少了。墨尔本的夏天总带着灼人的热。有个午后我正躺在空调房里,手机突然弹出一条信息,是老罗发来的:“Ken(我的英文名),你还好吗?”窗外的热风还在吹,可看着这条信息,心里却突然漫开一阵凉意,像当初那杯Lemon Squash冰块撞着马克杯的清爽。

我想,是该抽个时间,再去看看老罗和他的蓝棚子了。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